

诗曰：山东寿光留吕乡，斟灌古城藏禹王。
谁言山村无春秋？浓墨一挥六百章。

第一章

明英宗被俘土木堡 李孟贤捐躯北京城

“北京大捷 京师解围了！”

一名军差 骑着快马飞驰 路上扬起阵阵尘土。他背负着一卷文书 不断扬鞭催马，一路高呼这振奋人心的消息 直奔湖茫村而去……

湖茫村头站着一个人 三十岁左右 正焦急地翘首观望。几月来 她常到村头观望 她就是李孟贤将军的夫人。

这次北部边境开战 打了两个年头了 达旦王朝大举入侵 皇上亲率大军 在关外大战几十天 也没挡住蒙古骑兵 听说皇上都被人家抓住了 大片国土沦陷 连北京城都被围住了……各府县都乱成一锅粥了 不断来人征粮、征兵……

李家军爷孟贤将军就在北京大营 这可急坏了李夫人。她怕公婆担心 常常偷偷跑到村口探望 见了外乡人就打探情况 可他们带来的消息越来越糟：“北京大战十分惨烈 城外一片焦土 守城的明军都快死光了……城内断粮半年 已经人吃人了 京城守不住了……战场上

急缺兵员，十六岁以上的男儿都要征招入伍……可就是没人知道军爷的消息！

李孟贤是江西丰城湖茫村人。朱元璋起兵反元时，他的祖上也高举义旗参加反元，成了大明朝开国元勋。以后李家代代男丁都有人参军当军爷，成为军籍人家。将士建功立业，常得到皇上不少赏赐，家里自然风光不少，可打仗要死人的，战事一起，军籍人家就提心吊胆，夜夜翘首。

“京师解围了！”这一消息像初夏的一声“闷雷”。

李夫人知道丈夫有消息了，三步并两步赶回家去。刚进院门，十岁的大儿子手举文书迎面跑来，连声高喊：“娘娘，北京大营发来文书了！”

李夫人急急接过文书。公婆听说有信了，也赶快出来，颤巍巍地说：“好了，好了！快念！”李夫人拆开看了一眼，往后便倒，昏了过去。公公马上接过来看，立刻流下泪来。

文书写道：李孟贤将军在北京阵亡了……

公元 1449 年，在大明朝北部边疆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入侵战争。不到半年时间，北部达旦王朝的蒙古骑兵就横扫了辽东、甘肃、赤城、大同大片领土。蒙军所过之地，一片焦土，血流成河。战争非常残酷，许多州府守军与城俱焚。明朝出关御敌的五十万大军被蒙军围歼在土木堡；明军死守京城，在北京与蒙军展开血战。大明朝危在旦夕……

这场战争明朝牺牲了上百万将士，可达旦王朝的大规模入侵，却只为执政太监王振贪污、克扣达旦王朝进贡马匹赏银引起的……

明朝初年，北部边境不断受到游牧民族侵扰。明成祖即位，为了巩固北方边境，决定从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认为游牧民族袭扰边境，主要是掠取财物，并非为了领土。他对边境各游牧民族采取用兵和招抚相结合，诏谕其称臣。准许其用马匹和特产来交换中原物资。西藏、西蕃、蒙古、女真各族，越南、缅甸、朝鲜边国都来朝贡称臣。朝廷按进贡多少，赏赐银两、布匹等物资，边境逐渐安定下来。

可是到仁宗、宣宗时，太监专权内廷的腐败开始滋生。蒙古可汗

每年向明朝进贡成千上万匹战马 换回绢帛、棉布、金银等必需品。可明朝太监执政 贪污之风盛行 常借故压低价钱 中饱私囊 使蒙古王公日愈不满。

明英宗 14 年，蒙古达旦王朝派使臣带来 3000 匹马进贡 执政太监王振看后 却说只有 600 匹马，从中克扣大量银两。蒙古使臣向可汗报告了太监王振的贪污行为。蒙古可汗不能容忍 起兵几路进攻明朝 在辽东、甘肃、赤城等地 进行抢掠。丞相也先亲率一路大军攻打大同 占领了大片土地 矛头直指明朝京城北京。

军情报到北京 明英宗召开朝会 问大臣们如何应对？

兵部侍郎于谦上奏：“陛下 达旦大军进犯 主要是有人克扣了他们的马价 现在京城可调集五十万大军 臣愿领兵前往迎敌 将蒙军打退。朝廷再派人安抚 叫他按年纳贡 许以交易 大患可除。”

执政太监王振想 于谦老儿敢揭我的底 让他掌握了兵权 还有我的好？京城有如此重兵，打败蒙军没有问题。我何不乘机取得军功？正好执掌兵权。

他挑动英宗说：“皇上 京城既有五十万大军 不如皇上亲征 免得兵权落在他人之手 日后作乱。”

二十三岁的英宗皇帝听出来 是怕于谦有了兵权会造反。他本来对刚正不阿的于侍郎就反感 听从了王振的主意 当即下旨：“准奏 二日后御驾亲征 攻打也先 其他事回来再追究。”

兵部尚书大惊 跪地请奏：“皇上乃一国之主 不可轻易出征 请收回圣意。”

大臣们纷纷跪下 请英宗收回成命。

王振指着众大臣 威胁说：“你们是不是想夺皇上的盖世功劳 皇上只要御驾亲征 蒙军将不战自退。”

英宗不知深浅 所信王振 真以为亲征就可以吓退敌军 不听劝阻 说：“卿等不必多言 朕封王振为大将军 统领大军。”

于谦看拦不住 就奏报：“皇上执意亲征 臣愿为先锋。”

英宗说：“有兵部尚书等随驾即可 于卿不必前往 就留守京城吧。”

英宗命朝中一百多文官武将随军出征，点兵五十万向大同进发。京城只留都尉李孟贤所部三万人马守城。

李孟贤正是江西丰城湖茫村从军的军爷，现正在北京大营效力，担任都尉一职。他所带的部队是护卫京师和皇宫的精锐军队，于侍郎特意留下这支部队保卫北京。

王振根本不懂用兵，大军出发仓猝，军粮都未准备。路途中，连降大雨，军队在泥泞中行走，开始挨饿，无力行军打仗。大军行至居庸关，兵部尚书率众大臣进谏退兵：“皇上，大军匆匆出发，粮饷未备，已有军士饿死，军心浮动，难以征战，乞请皇上回銮。”

明英宗问：“王卿，如何办？”

王振说：“皇上，他们是害怕蒙军，故此出言。”

英宗大怒：“你们害怕蒙军，就跪在营外思过一日。”英宗竟罚几十位大臣在路边跪了一天。

大军走走停停，行动缓慢。英宗率疲惫之师到了大同，在城外扎下大营。也先闻讯暗喜，引领大军在明军对面扎营。第二天，两军交战，也先诈败，故意弃大营而去，将掠得的财物、粮车尽丢营中。王振进入蒙军大营，见有如此多财宝，大喜，命将财物、粮草装车，分兵押运。他以为蒙军惧怕明军，催大军追击，行动不免迟缓了许多。

也先且战且退，退进一条山谷。王振不知是计，命大军追击。大军进入山谷，伏兵前后夹击，放火烧山。明军人心惶惶，夺路退出。蒙军一路追杀几十里，明军方才逃脱，已损兵近十万人。

看看蒙军远了，英宗停下马，问：“王卿，下面如何办？”

王振想，何不乘机让皇上到他的家乡，为他光宗耀祖，就说：“陛下，此地离蔚州不远，可先到蔚州暂避，以利再战。”

明军于是慌忙向蔚州退兵。蒙军并不急追，只是沿途抢掠。

几十万大军走了一天，王振骑在马上，看到麦子熟了，猛然想到，现在正是收获季节，万一大军在他田庄抢收麦子，充作军粮，岂不自食其果？

王振又赶到英宗辇前，说：“皇上，臣想了一下，蔚州地方太小，还是班师回京，再作打算为好。”英宗无奈只好听他的，又令全军往回走。

蒙古大军赶了上来 两军相遇 明军边打边撤 退到土木堡 方甩掉蒙军。疲惫的英宗问：“这是哪里？”

大臣们对英宗说：“皇上 这里是土木堡 离怀来县城不远 可早早赶进城去 大军可以坚守。”

可王振所带近千车辎重、财宝还未赶到。他对英宗说：“陛下 土木堡是很好的营地 蒙军已被甩掉 大军也很疲劳 今天就住下来 明日再行。”英宗也很累了 就同意了。

当晚 蒙军追到土木堡 把明军大营团团围住 断了水源和粮道。

土木堡地势较高 早年是一村落 因失去地表水 又打不出井 百姓早已离去 已荒废很久了。明军被围在堡上 几天没有水喝 军心渐渐浮动。

数日后 阴军欲冲出去 两军厮杀 阴军因疲惫 无水无粮 难以征战 死伤十万余人。王振命回营坚守。

十几天后 看援军无望 王振命大军突围。也先故意放开一条口子 阴军大队人马冲出几里地 被围在开阔地 四面强弩猛射 一阵厮杀。明军饥渴难耐 无心征战 东躲西藏 死伤大半。

明军最后只剩下几万人马 保着英宗及众臣退回土木堡大营。禁军将领樊忠对太监昏庸当道忍无可忍，领禁军围住英宗营帐，高呼：“皇上 此次大败 皆阉党王振之罪 不杀王振 全军不肯用命！”

英宗听帐外呼喊 命王振出去看看。太监王振走出营帐 问：“谁敢无理？”还没看清方向 就被乱刀砍死。

当晚 蒙军攻破明军大营 明军拼死抵抗 官兵尽数战死 英宗和部分大臣被蒙军俘获。

消息传到北京 朝中大乱。国中不能一日无主 于谦领留守众臣进宫 说动太后 拥立英宗弟弟成王即位 称明代宗。

代宗召集群臣商讨办法。侍讲徐有贞说：“万岁 达旦大军所向无敌 以我们现有兵力与达旦军对抗 无疑是鸡蛋碰石头 臣夜观星象，历数、天命已定 不如将都城迁回南京 避开蒙军。”

将军石亨也说：“臣也同意迁都南京 蒙军已快来了 请陛下早日起驾。”于谦说：“不可 成祖先皇帝陵寝在此 示子孙不拔之计也。大

宋南迁 前车可鉴 不如此抗敌待援 命各地尽快前来勤王。”

徐有贞说：“蒙军即将到来 你如何抵挡？”

于谦说：“此次蒙军入侵 是因为王振克扣了他们的马价 并非为占领土地而来 他们虽然大举入侵 但攻破府县并不据守 只是抢掠，进军也不是很快 我等有时间备战。北京城池坚固 可以坚守 国都不失 国之在 各地都会来援 待各地勤王师到 就可击退蒙军。”

代宗认为有理 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兼兵马大元帅 全权负责抗敌事宜 石亨为副帅。石亨对于谦坚守京师十分不满 称病在家不去大营。

于谦上任 马上招募新兵 打造兵器 补充粮草。命李孟贤为都指挥使 负责德胜门守备 同时组织训练新兵和百姓。通州粮库还有大量存粮 于谦怕被蒙军夺去 令军民自去取用 尽量搬进城里 搬不走的放火烧了。城外实行坚壁清野 民房全部烧毁 百姓一律进城。又发紧急文书到各地 要求各地派勤王军赶往北京救援。

也先并不急于进兵 押着明英宗到明朝各府城要挟 讹诈大量财物。也先给北京发来文书 说：“你朝皇帝英宗在此 若许给倾国金银财宝 可以换回去。”于谦在文书上批了“吾国已有新主 顶了回去。”

三个月后 也先大军开往北京 于谦已组织了二十万军民严阵以待。于尚书升帐 问：“大敌将至 如何迎敌？”

副帅石亨说：“关起城门 拒敌于城门之外。”

李孟贤说：“石将军莫非怕死 不敢出城拒敌？”

石亨气急败坏说：“你一个小卒 竟敢侮辱我！”

于尚书说：“不必争了 我们要拖延时间 等待援军 就要在城外多设据点 打击敌人 消耗他的军力。”

石亨说：“我看不妥 应将城外人马全撤进城来……”

于谦不理石亨 问李孟贤：“达旦大军将至 城外需有屯兵拒敌 不使敌军接近城下 李将军你可敢去德胜门外驻扎？”

李孟贤一抱拳 说：“尚书有令 安敢不去！”

于尚书说：“你带本部人马在德胜门外大道边选高地扎营 与德胜门成犄角之势 蒙军要攻城 你就攻击它。他去打你 我用炮火支援你。”

李孟贤说：“得令！”领了令箭。

尚书又说：“将军此去，可能有去无回，你可有准备？”

李将军说：“军人战死疆场，乃幸事，尚书不需多虑。”

于尚书又分派其他将领出各城门外驻守。

分派完毕，于谦举起尚方宝剑，下令：“传我将令，城外大军不得退进城，军队退，斩将军。前军退，后军斩前军！”

李孟贤回府，夫人看他一脸难色，问：“夫君，也先大军到来，于尚书如何应对？”

李孟贤说：“大战在即，我已领命出城防守，只是放心不下你们母子。”

夫人说：“你只管上阵杀敌，不要多想其他事情。”

李孟贤说：“此次大战不同往常，也先来犯，占我大片国土。皇上亲率五十万大军前去迎敌，土木堡一战，竟全军覆没，随军一百多文武官员都无生还，皇上都成了人家的俘虏。现在京师只有少量人马，如何能抵挡也先虎狼之师？”

夫人问：“将军是不是对胜利已无把握？”

李孟贤说：“我出城迎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如果勤王师不到，京师不保，你母子将如何？”

夫人说：“夫君不保，妾身当随君前去……”说罢哭了起来。

李孟贤说：“这也正是我担心之处。你我都亡了，孩子怎么办，你已有身孕，如何能去死，我想趁着战前，送你母子回家乡，上阵我也无牵挂。我若战死，你好生扶养孩子，为我留下后人才是正理。”

夫人一边哭着，一边赶快收拾行李。

李孟贤把两个孩子拉到身边，对孩子说：“你们跟母亲回老家去，要听母亲的话。”见孩子答应了，孟贤又对妻子说：“老大回家也该念书了，就叫他‘士’吧，将来总是他接我的班。小二子就叫‘农’吧，将来留家乡伺候老人。”第二天，怀了身孕的李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李孟贤知道自己已无退路，率本部三万人马在德胜门外选一高地扎营。

蒙军到了德胜门外，也先命先锋一万人马攻城。

城上大炮齐鸣 雷石滚下 蒙军难以攀登。李孟贤率军从斜里杀出 拼死奋战 击退了也先的攻城部队。也先看明军已有准备 进攻受挫 暂退到城外五里处扎下大营。

李孟贤自知兵少 难以与蒙军对峙 就派出探子 打探蒙军运粮队行踪 派副将领五千人马悄悄出关 在居庸关将蒙军粮队截住 一把大火将蒙军粮草烧个干净。也先接到报告 派兵救援 与明军截粮队伍相遇 一场混战五千明军全数战死。

北京城有九座城门 蒙军分兵九处 把城围住 重兵攻打德胜门。各门外明军相互策应 蒙军顾此失彼 前有坚城 后面粮草被烧 兵力又分散 蒙军打得很不顺利。

但城外明军也伤亡惨重 李孟贤所领明军 无人不带伤 将军自己已负伤十几处 可后无退路 前无救兵 只能死拼。

几个月后 各路勤王师先后赶到 不久在外围聚集有二十万人 与蒙军大营对峙。

于谦看破敌时机成熟 派出信使传令各军 见城上举火 合力破敌。又命石亨：“石将军 李孟贤部几个月来 伤亡很大。破敌时 你带一支人马出城会同李部直插也先大营 务必活捉也先。”

夜晚子时 城上点起信火 火光冲天 九座城门守军一齐擂鼓 蒙军各营不知何处兵到 不敢出战。李孟贤带队向外冲 勤王师向里杀，内外夹击蒙军大营 杀得天昏地暗 血流成河。

石亨领军出了城 见李孟贤已领军冲向也先大营 心想蒙古骑兵不是好惹的 看看再说 就找一高地观看形势。

李孟贤所部军队 作战几个月 减员很大 余下的大多是伤兵。李孟贤领军杀进敌营，一面放火，一面挺枪直插也先大帐。蒙军卫队见明军冲击大营 拼死挡住 将李孟贤围了起来 刀光剑影，一场混战。可怜孟贤旧伤未愈 又添新伤 鲜血染红了战马 连人带马倒于帐前。李将军所带人马 大部战死在蒙军大营。

于谦在城上见也先大营火起 知李孟贤已率军杀人 就带领守城军民杀出来增援 蒙军渐渐不支 退向良乡 北京解围。

李孟贤被军士抬回大营 腹部肠子都出来了 血涌如泉 白色战袍

浸透成了红色 已然故去。

北京城守住了 敌军开始退兵。于谦一面要求各地加强防守，一面从各路勤王师和民兵中组织了十五万精兵 且战且进，一直攻克石口外八城。又募军民屯田 且战且守 打得蒙军兵马损失很大。

蒙军攻打中原 目的是掠夺中原物资 这时打仗已得不偿失 不得不主动议和。此时英宗对达旦已无用处 也先提出愿意送回英宗 请求大明罢兵。

公元 1450 年八月 议和成功 蒙古可汗送回英宗 双方恢复通商和邦交。

英宗回朝，一国不能二主 英宗被代宗尊为太上皇。英宗不思悔过 认为自己不能及早回朝是主战派的罪过 恨透了于谦。他频繁拉拢大臣 总想有朝一日重登帝位。

代宗八年 明代宗生了重病。英宗在大臣徐有贞、石亨的密谋下，发动“南宫政变”重新登基。英宗降罪主战大臣 竟以谋反的罪名 捕杀了兵部尚书于谦 并株连参战的各位将官 朝纲大乱。

李孟贤是参战的主要大将 虽然已死 却是于谦主战集团主要干将。石亨因支援孟贤将军不力 使李孟贤全军覆没 被撤了副帅一职，还差点掉了脑袋。他怀恨孟贤 只有将李孟贤打成反贼 才能洗刷自己的“清白”。英宗下令捕杀于谦时 他趁机上奏英宗：“陛下 前都指挥使李孟贤 守城主要由他负责 就是他冲进也先大营 差点杀了也先 使皇上蒙受很多苦难 不得回京。李孟贤是于党重要成员 实属反贼 虽已战死 也应抄家治罪。”

英宗立即下旨 派石亨前往江西丰城湖茫村抓拿李孟贤全家 送边关充军 并永夺爵位。

第二章

祖妈妈携子走山东 太祖爷扎根斟灌庄

“官府来抓人了 快跑啊！”湖茫村一片慌乱。

李孟贤二弟李孟良跌跌撞撞闯进大门 喊道：“爹、娘 北京宫变，于尚书成了谋反 被杀头了 官府马上要来抄孟贤大哥的家 你们快跑吧！”二弟说完跑了出去 村里李氏各家纷纷躲避。

李孟贤妻子闻讯大哭 她对婆婆说：“母亲 我夫君为国战死 怎么又成了谋反 家里待不住了 快想法跑吧！”

婆婆说：“你带着三个孩子跑吧 我和你公公老了 跑不动了。”

媳妇说：“要走就一起走 我不能丢下二老 独自逃生！”

婆婆急着说：“你把三个孩子带出去 为李家留下后人 才对得起死去的孟贤 快走！”说着站起来 往外推媳妇。

李妻急急拿了几件衣物 领着三个孩子出了后门。

李妻前脚出了后门 官军已来到前门。石亨领着兵丁 撞开门就抄家抓人 将一千家人捆了起来。官兵进屋去搜孟贤夫人和孩子 只见公公、婆婆二位老人已双双吊死在梁上。一个兵丁看后门开着 就喊：“人从后门跑了！”

石亨说：“快追！”兵丁出了后门 追出去。

李妻抱着幼子 老大牵着老二 跑了一阵 看跑不出去 就窜进村外沟边的草料棚里 藏了起来。草料棚是个三面有墙，一面敞开的棚屋 里面堆满喂马用的干草。李妻几次听到棚外兵丁跑过 用长枪刺探草堆。她紧紧地抱着小三子 用手捂着儿子的嘴 大气也不敢出 四人就扎在草堆里……

官兵在村里到处抓人 李孟良一家没躲过去 也被抓起来了。官军搜了一阵，天快黑了，还没有找到李妻和孩子，就把抓到的人

带走了。

夜深了，李夫人背着小儿子，牵着老二，老大背着包裹，偷偷离开了家乡。

他们害怕被官府发现，不敢走大路，沿着赣江边小路东躲西藏，向北逃去。一路上风餐露宿，到了鄱阳湖边。李夫人想渡过鄱阳湖，可能就没事了。他们走到湖边，看有一小客船，已上去了十几个客人。

李夫人问船家：“老大，此船开往哪里？”

船家说：“直到九江口。”

李夫人问：“还能上吗？”

船家说：“快上吧，还有座位。”

李夫人带三个孩子上了船，挨着坐下。一会儿，人上满了。

船家喊了一声：“开船了！”把船撑离了岸。

天慢慢黑下来，船上点起一盏小油灯，船家站在船尾一边摇橹，一边唱着小曲。客人都打起盹来，有的人睡着了。李夫人照顾孩子睡了自己也打起盹来。

忽然觉得船被撞了一下，李夫人睁眼一看，有一条船靠过来了，上来几个蒙面大汉，一刀先把船家砍翻到湖里。客人都吓得惊叫起来，蒙面人朝叫喊的人就是一刀，其他人马上老实了，不敢出声了。李夫人紧紧地抱着三个孩子，不敢做声。蒙面人挨着个儿把客人行李都抢走，又把客人都捆起来，嘴里塞上布，“呼啸”一声，下他们的船走了。

这条客船就在湖上漂起来，所有的人都捆翻在地，无法解脱。李夫人心想，这是遇到湖匪了，好在三个孩子都在。

船漂了一夜，天亮了，遇到九江口出来的渔船，打渔人一看就知这客船遇到湖匪了，忙上来把人解开，又给大家喝水。人才缓过来，船上响起一片哭声。渔船老大叫把客船拴在自己船后，拖到了九江码头。客船到了九江口，官兵听说湖匪劫了客船，来码头查看，让客人一一上岸。

李夫人长长舒了一口气，带着三个孩子上了岸。

九江口乃是长江上军事重镇，来往盘查很严。他们出了码头，就被盘查的军士拦住。李夫人看到码头墙上贴着画有人形的通缉令，知

道不好！他们果然被带到了九江兵备衙门。

兵备道王彬坐堂上，他看了母子四人一眼，问：“你们可是丰城来的，到哪里去？”

李夫人说：“我们是罗家窑来的，是逃难的。”

王兵备道问：“逃什么难？”

李夫人答道：“连年战乱，田地荒芜，只好出来讨饭。”

王兵备道又问：“看你的形态，哪像讨饭的？你男人是谁？可是姓李？”

李夫人不再言语，低下了头。

王兵备道命：“押人大牢！”母子四人被带了下去，关进了死牢。

晚上，囚卒送饭进来，母亲照顾三个孩子吃饭，自己却吃不下去，暗自流泪，心想，怎么这样倒霉，刚从湖匪手中逃了出来，马上要出省了，又落入官府……

牢头过来说：“老婆子，快吃，晚上还要上路。”

李夫人问：“要把我们送往哪里？”

牢头说：“你们是通缉的重犯，自然要押往京城，在此地一刻不能停留。”

夫人心中叫苦不迭，看来还是逃不过这一劫。她一边吃着饭，一边想，如能逃过这一关，无论如何不能叫孩子再为昏君当兵打仗，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只当平民百姓，种田养活自己。

子时，两个差人进来，把母子四人带出牢门，上了囚车。三个孩子吓得直哭，母亲只好把三个孩子搂在怀里，安慰他们说：“不要怕，我们要进京了。”

囚车出了城，到了江边，差人把他们解出囚车，又上了一条大船，关进底舱。船向江北驶去。三更过后，船靠了岸。一个军士上来，开了舱门，带他们下了船，上了一辆牛车，用帘子盖着。摸黑走了半个时辰，到了江边一间草屋前，军士叫他们下车。

李夫人问：“这是哪里，为何到这里来？”

军士说：“天快亮了，在此处打尖。”

母子四人被带进草屋，油灯下，见一桌饭菜已摆在那里，一个军官

坐在桌前。

李夫人知是“送行”的饭，就一下子跪在地上，哭道：“就让我一人去吧，三个孩子还小，求你放过他们！”

军官站起来，示意军士出去，他走过来扶起李夫人，坐到桌前，说：“李夫人，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

李夫人仔细一看，那军官就是九江口兵备道王彬，更加不解地问道：“王大人，犯妇不明白……”

王彬说：“李夫人，你并不认得我。代宗元年，京师被围，九江府接到十万火急文书，知府命我带兵马前去北京勤王。我参加了北京解围的战斗，亲眼见到李将军的尸首抬下阵来。当时军中无人不哭，无人不落泪，真是惨烈已极，守住北京，李将军当属首功。现在说他谋反，真是天大的笑话。”说罢端起酒杯，一口喝下。李夫人呆呆地听他说着，不知他是何意？

王彬又说：“我也是军人，我不能把牺牲将士的家人当罪犯，不能把你送往北京，那是个昏君，你们吃了饭就走吧。这里已过了江，出了江西，不属我管了，你们向北走，越远越好。”

李夫人立刻哭拜在地，王彬扶起她，叫他们母子快吃饭，自己走到后面去了。

母子四人吃完了，王彬走出来，给她一个小包，说：“你们这一去，就不知在哪里落脚了，这是一点盘缠和几件衣服，路上用的。今后找个偏僻地方住下，可以叫孩子读书，种田，就是不要出来当兵，你们走吧。”说罢背过身去。

母子四人乘天不亮赶紧走了。

他们不停地走，从湖北到安徽，又顺江走到江苏，流浪了很久，交通要道各处墙上常能见到通缉文书，李夫人不敢再大意，又向北走。不久盘缠用完了，李夫人就给人家帮短工，有了几个盘缠，就再走。后来就是打短工也难，孤儿寡母谁愿雇佣，李母只好要饭糊口，领着三个孩子，到了山东地面。

山东风土人情与家乡差别很大，民风朴实，而且离江西很远了，路口也见不到通缉文书。李夫人想，这里还算安定，不能总是走啊，找个

地方住一段日子吧！

他们到了安丘丰山一个僻静的村子。村头有一间破庙。李夫人进去一看 是一座废弃的关帝庙 就带着孩子住了下来。

晚上 母亲对老大说：“李士啊 你是老大 明天你去给人家打工，我去找人家帮补 也好养活两个弟弟。”

李士说：“娘 孩儿明天就去找工做 娘放心吧。”

第二天 李士就去找工做，一连几天找不到活儿 母亲倒是给几家大户帮洗起来。两个弟弟挨家去要饭 每天倒能要到一些。李母见李士找不到活儿 暗自流泪 心想这如何是好？总不能要一辈子饭啊？

李士怕母亲伤心 不辞辛苦 硬是一家家去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底让他找到了。那天回来说：“娘 有一人家要我帮工 明天起我就住过去 说好每月有十文工钱 年底总算。我说是刚逃难来的 家里等钱用 东家先支给我二十文 全交给母亲。”说罢拿出钱来交给母亲。

母亲说：“你都给了家里 你怎么办？”

李士说：“我在他家当小工 打草喂猪 另加放羊 每天吃两顿饭，住柴房 不用钱。”

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李士给人家帮工，已能跟着下地种大田了。

一日 县衙派差人来村里搜查外来人口 挨家挨户地查。母亲吓了一跳 心想不妥 还是避一避好。就到那家去找李士 妈妈把老大叫到门前 说：“儿啊 我们是躲避官府逃出来的 官军会追杀我们 我们不能死在一起 你已十六岁了 找个营生很不容易 我看东家人还好，你就留在东家吧 我带两个弟弟先出去躲一躲。”

李士哭拜了母亲 李母又带两个孩子上路了。

母子三人在山东转了些日子 到了日照海边一个小村子。母子三人在一家姓李的人家旁边 找了一间弃屋 暂且住下 妈妈租了二亩地种着。住了几年 老二李农也成人了 已能种田 收成还好。

邻居李家是当地老户 家有几亩地 日子过得可以。他时常帮着母子三人。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老两口宝贝似的，小女儿常来找老二玩。

李农长到十五岁时 邻居女儿十六岁了 按当地习惯该出嫁了 可老两口只有这个女儿 想找一个上门女婿。

母亲看出来 她不想让儿子失去这个机会。一天下午 那家小女送菜过来 母亲深情地看她和李农说了会儿话 走了 妈妈对老二说：“李农啊 我们是逃难出来的 你们三兄弟要分住三处 李家才能留下后人。你能种田了 你就留下吧 我想带你弟弟再换个地方住。”

李农问：“娘 你们走了 我怎么办 再说弟弟还小啊！”

李母说：“我自自有安排。”

第二天 母亲到邻居家辞行：“我们想回老家了 在这里这么些年，多亏你们关照。”

邻居李老汉一听他们要走，十分着急，说：“住得好好的，为何要走？”

母亲说：“我们是外出逃难的人 早晚要走的。但有一事相求 不知可否？”

老汉说：“请讲 老街坊了 不要客气。”

母亲说：“我的老二 在这里住习惯了 我想把他留下 请你老照顾。”

老汉马上明白了 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马上说：“可以 可以 你走后 他就是我家的人 你尽可放心。”

母亲回来对老二说：“李农啊 你长大了 该成家了 我把你托付给邻居了 你叫‘农’ 你的弟弟今后叫‘民’ 娘要你们永远当个农民 不要出去给昏君当兵。”李农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天亮 李母领着老三离开了海边的小村子 向北走了。

李母原想去看看李士 几年没见还很想他。临近安丘了 李母想还是不去吧 让他安安静静扎下根吧 李母领着老三又往北走了。

母子二人又转了一个多月，来到山东寿光东五十四里的一个小镇 镇东面远远看到一座土城。

母亲走不动了 对老三说：“李民 问问这是什么地方 我喘得很，头也发昏 走不动了 找个地方住下吧。”

李民扶母亲坐在路边茶摊上 给母亲要了一碗水喝。看见来了一

个老汉 上前拱手行礼 问：“老伯 敢问这是什么地方 可有宿处？”

老汉看了这孩子一眼 问：“你是外乡人吧？”

李民说：“是的 我们是从江西逃难过来的 我娘生病走不动了 刚喝了口水 想找个宿处歇息。”

老汉说：“难怪 这里是留吕镇 相传吕洞宾来过此处 住了一夜。前面是有名的斟灌古城 是大禹王的香火地 不过多年战乱 也不如前了。我看你像个老实孩子 母亲有病，就跟我来吧。”

老汉带着母子进了土城 走过东城禹王庙 在庙东南一个破落的小院前停下。

老汉指着院旁的一间草屋 说：“那是我家原来放杂物的 我也不用了 你们可暂住一时 把母亲病养好。”

李民把母亲扶进小屋。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黑屋子，有一个土炕。老三把行李打开 让母亲在炕上躺下。老汉又送来热水、米粥 老三再三拜谢。

第二天 母亲的病好些了 就对李民说：“我好多了 你快去感谢一下那位大伯 问人家姓什么 要不是他 我们不知会怎样呢！”

李民看院门开着 走进院里。老汉正在扫院子，一个老婆婆在喂猪。他先一躬身 行个礼，一边接过扫帚扫地，一边对老汉说：“多谢老伯。”

老汉问：“你母亲好些了吗？”

李民说：“托老伯的福 母亲好多了 已能起来了。”他扫完院子 又帮老婆婆喂猪 老两口很高兴。

老汉坐在小凳上抽烟 看着他问：“孩子 我问你 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李民说：“我的父亲打仗死了 我们是逃难出来的 走哪算哪 没有定规。”

老汉说：“原来是这样。”他想了一下 又问：“孩子 你叫什么？”

李民说：“我姓李，名民 妈妈叫我小三 老伯 你也叫我小三好了。”

老汉抽着烟说：“我姓王 是这里的老户了。我们原有一个儿子，

几年前 被征去打仗 死在外头。家里只有我老两口 无亲无故了 我家有几亩薄地 我老了 快种不动了 你要愿意就租给你种 租子么？就够我俩吃的就行了 你看可好？”

李民说：“老伯的美意 我回去禀明母亲定夺。”

王老汉说：“好孝顺的孩子 快去吧。”

李民回家对母亲说了 母亲说：“他是好人哪 我们要永远记住人家的好处。”

就这样 李民母子在斟灌住下了 年幼的李民成了斟灌李氏的开基祖。

斟灌古城相传是夏朝时修建的一座土城 四面有城门 城内曾有东城、西城、城里三个区 很是兴旺。斟灌土城汉、唐都有加修 到明朝时 还可看到有十平方里的城池 完整的城墙 四角各有一个敌楼 城墙根宽八丈 城上可并跑四辆马车。但因几千年朝代更迭 三个城区已荒废了 只留下几个村落 大部成了菜地、农田。城墙上也长满了草 成了昆虫的世界。

土城内有座大禹王庙 据说是夏朝所建 香火极胜。汉朝、唐朝都有重修。庙的底座是一座高台 周围砌石 上建正殿三间 有前廊。唐朝武则天来参拜大禹王时 在殿前左种一棵槐树 右种一棵柏树 殿后台下种一棵枣树。以后有了“三义松”，“一棵槐”，“乐陵小枣催后台”的谚语。

大禹庙有庙产十几亩 世代有道士看管 每日晨、晚钟磬之声不绝于耳。

春秋时 齐桓公成为诸侯联盟的盟主 他下令在禹王庙的南面又建了一座东岳庙。庙区占地三十五亩 四面环道 正殿三间 有钟楼、厢院、山门 也很壮观 香火也很旺。

这两座庙给斟灌带来很大的人气。历代帝王常来参拜禹王、东岳神 为民祈福、保佑自己。当地百姓每逢年节也要到大禹庙烧香祭拜。

到年节时 李民就随民众到禹王庙烧香参拜。他为人勤快，在众人烧完香后 就帮着道长扫扫院子。久而久之 李民与道长有了交情，他常到庙里来 烧点香 帮着干点活 和老道长聊聊天。